

世界文学名著书林

中短篇小说选



鱼鳞帽·艳史

[塞尔维亚] 米洛拉德·帕维奇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书林

中 短 篇 小 说 选

鱼鳞帽·艳史

〔塞尔维亚〕 米洛拉德·帕维奇

王立莉 译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责任编辑：乌力吉

世界文学名著书林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海拉尔市新春路08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金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20 字数：2100千字

2002年4月第1版

2004年9月第2次印刷

ISBN 7-80506-913-1/I·364

定价：416.00元

目 录

鱼鳞帽·艳史	〔塞尔维亚〕米洛拉德·帕维奇	(1)
自动起床装置	〔日本〕边见庸	(24)
鹅掌女王烤肉店	〔法国〕法朗士	(76)

鱼鳞帽·艳史

[塞尔维亚] 米洛拉德·帕维奇

王立莉 译

1

晨曦初露，帝国释奴阿耳卡契拣了一处太阳可以晒得着的地方坐了下来，把一顶用鱼鳞做成的帽子推到前额上，开始用他的早餐。早餐是油橄榄加葡萄酒，他一边吃，一边全神贯注地望着小公猫在近处的树阴下追逐几只蝴蝶，望着坐在他对面的那位老者。老者接连不断地吃醋，咀嚼辣得像一捧火似的红辣椒，用以提神，辣椒就挂在他脖子上，有一大串。老者虽然裹着披风，他那根硕大的阳物仍赫然可辨，活像一条包在泥沙里的蛇。阿耳卡契竭力回忆老者的名字，可怎么也想不起来。

阿耳卡契心想，人的名字真是跟跳蚤一模一样。他把橄榄核吐掉，回过头来做正事。老者在教他识字念书“*Inter os et offam multa accidere possunt*”阿耳卡契在一盏陶制烛台上读到这么一句话。一男一女的塑像被放在烛台上，女的睡在男的身上。那男的，也就是说那情哥儿把两只脚搁在女的双肩上，而女的则把脸伏在男的肚子上。阿耳卡契将其从拉丁文译成希腊文，弄明白了这句题跋的意思是：“一旦把东西放入口中，就吉凶未卜了。”

阿耳卡契早已学会用希腊文阅读，现在正在攻读拉丁文。他身上的披风非常之薄，好似用古拿苏斯河的流水做衬里的，而他的年纪却非常之轻，所以他履历中做噩梦的日子总计也不过一年之久，男相好只有两个，女相好仅一人而已。他天资聪颖，学习如有神助，轻而易举就学会了书写，随后又轻而易举学会了阅读。启蒙那会儿，他临摹字母，对这些字母的意思却毫无所知，可现在他已经能按音节拼读了。他见到什么就拼读什么，无一疏漏。他先是拼读刻在烛台上的题字，诸如“*Agili*”、“*Atimeti*”、“*Fortis*”和“*Lu-civus*”之类，继而好似

挣脱了桎梏，遨游于一望无际的大海，已能拼读所有字；他阅读用以装点石门坎、三角供桌、屋宇和寺院的大墙、墓碑、铜烛台、剑、宝石戒指和手杖的题字或铭文；阅读写在古门框、古窗框、古印章、墙壁、圆柱、桌椅、半圆形露天剧场、帝座、盾牌、洗脸池、浴池、托盘、窗幔、衣褶、玻璃杯、剧院座位的大理石雕饰、旗帜、碟底、箱笼、锁子甲、圆形颈饰、名人半身雕像、梳子、皮带扣等等上面的文字，以及研钵和铜锅内的铭文；还读发簪和刀刃上、日晷和花瓶上、裤带和头盔上、黄沙和流水中、飞鸟的轨迹和自己的梦中的题词。然而锁头钥匙上的铭文才是他最爱的。

这是因为阿耳卡契有一种隐秘的癖好：他喜欢漂亮的钥匙。一旦弄到一把钥匙，不论是用以打开箱子或城门的，还是用以开启古老的挂锁或神殿的，阿耳卡契都会偷偷地用一团蜡压出这把钥匙的模子，然后用金属再浇铸出一把一模一样的来。他喜欢摆弄金属溶液，而且技艺精湛。金属溶液能够令他想起他在一个大矿场上度过的童年，人们在那个矿场上铸造有拉丁文 *Aeliana Pincensia* 字样的硬币。

阿耳卡契经常能弄到一把久已弃之不用的钥匙，亦即所谓的鰥夫型钥匙，也就是说它已经和自己的锁孔各奔东西。他总是给这类钥匙浇铸或打造新柄，柄的样式或取星形，或取玫瑰形，或取人脸的形状。他尤其喜欢给这类钥匙改铸一个硬币状的柄。硬币正面镌有菲力浦·阿拉布大帝的头像，反面的头像则可分辨出是个妇人，下题：“*Abundantia*”或者“*Fortuna*”。

有一回，老师的眼睛在学生的制品上扫了一下对他说：

“要是你朝北方走，走上很长一段时间，便可到达一条河的河滩地，这条河的名字叫达奴维涅斯或者伊斯特尔。到了那里，你就可以找到维弥纳佶乌姆城，进了城，你就可以找到帝国铸币厂，就可以见识到铸币厂是怎么打造硬币的了。”

“北方是什么意思？”阿耳卡契问。

“要是你走上一条路之后，太阳先晒热你一只耳朵，后来又晒热你另一只耳朵，那么你去的那个方向就叫北方。”

可阿耳卡契却把师父的话丢在脑后，直到晚上，还没记起过一

次。于是老者斩钉截铁地说：“谁接到请柬去出席公羊的婚筵，谁就交了好运……”

一听到这句话，阿耳卡契顿感他周围的光扩张的速度令他头晕目眩，他也正以同样的速度离开他自身。于是他斩钉截铁地告别了他居住至今的密迪安那城，撂下他那幢终年秋意浓重、有一口水井的房子和他豢养的那只会掷骰子，而且每战必赢的猴子，听任它们自生自灭。他步履匆忙，以致没来得及询问他的师父究竟叫什么名字。他随身只带了两件东西，一件是一包钥匙，一件是老者馈赠给他的鱼鳞帽。

2

阿耳卡契朝北走去，两只耳朵先后捕捉着阳光，一边走，一边心想：每个城市都有主宰自己的一个季节。一踏上由塞萨利亚通到达奴维涅斯河滩地的大路，他立即虔诚地祈求道路和十字路口的女保护神赫加特保佑。他喃喃自语道：

“炊烟袅袅，鸟鸣不绝，可以听到最早解冻的那几朵雪花融化的声音。雪花在我眼中变为泪花，我阖上眼皮，把目光穿过冰冷的泪珠投向你。道路被风涂黑，树干一根接一根靠拢来，活像一头头口渴难熬，举步维艰地向水塘走去的猛兽……”

一路上，他见到不少令人心惊肉跳的死亡景象。一棵棵树上吊满死尸，像是结满了硕大的果实。其中每一个人的死也可能在他身上再现。死神时刻不离他的左右。他得出结论，人活在世上，不管怎么个活法，哪怕一生享尽荣华富贵，可要是死得这么可怖，要是这么久才能咽气，宁肯不要来到世上。他又累又怕，把他收藏的钥匙一把接一把卖掉，因为他觉得这些个钥匙越来越沉了。而旅途却越来越长。

然而就在这万分痛苦的时刻，阿耳卡契遇见了一桩快活的事，重新坚定了他寻访铸币厂的决心。他遥遥望见远处有一座城池，好不开心，不料人家告诉他，这是辛吉杜奴姆城，他走错了方向，偏到了西方，要去维弥纳佶乌姆城，得往东拐。阿耳卡契听到这话，并不丧气。他好像压根儿没有听懂。因为立在十字路口的一尊青铜半身雕像

把他给迷住了，他观赏着这尊铜像，沉醉在美色之中。

他终于闻到了河水的腥味，后来又听到了达奴维握斯河撕裂黑夜的凶猛的咆哮，犹如五雷炸响，渡口虽泊有渡船，但却没有渡工。据说，每到夜里，只消渡船刚一离岸，妖鬼就会来害死渡河人。

阿耳卡契却孤身一人，坐上渡船，冒着黑暗和浓雾向前划去。划了将近三分之一路程时，他感到自己活像一条浑身都在脱毛的狗，继而情欲勃发，临了，他脑袋瓜上长出了别人的头发，而且显然是女人的头发。渡船行至一半路程，云开雾散，他看到船角落里有个黑黢黢的人影，一只黄蝴蝶像是一束月光，在人影上边飞来飞去。阿耳卡契一声断喝，把妖鬼推入河心。他听到扑通扑通的拍水声，便竭尽全力把渡船划至对岸，拔腿就向不远处一家半夜里还有灯光的小酒馆跑去。

阿耳卡契已经把一只状似六叶草的干硬了的麦饼啃下了肚，忽见一个浑身湿透、蓬头垢面、吓得胆战心惊的人踉踉跄跄地走进酒馆，在他旁边坐下。那人的披风里，晃动着第三只乳房，就长在左乳的上方。

“我刚才在河上碰到妖鬼，他把我掷进了河里！”陌生人激动地高声说道。

“我在渡船上也碰到了妖鬼，”阿耳卡契回答说，他已经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两个旅人认出了对方，都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

“朋友，要当妖鬼，你这单薄的身子骨可不够资格，”阿耳卡契指出，并想打趣地推交谈者一下，就在这一瞬间，他发现那人的一只肩膀上，像刚才在河上那样，有只黄蝴蝶颤动翅膀停在那儿，像是一滩月光。

阿耳卡契望着蝴蝶，伸出手去抓它，可是无论如何也抓不住它。

“别碰它，它不会危害你的，”陌生人说，“人家告诉我，它已经伴随我多年。人人都看得见它，惟独我看不见。”

“它为什么要跟着你？”

“谁知道。我想它是光明和爱情的精灵，由它来决定我的心灵之形，换句话说，我的魔鬼是女魔……它的名字叫厄洛斯。在每个男人

的肩上都有个女魔在盘旋，而在每个女人的肩上，都有个男魔在盘旋，这便是欲魔。人家告诉我说，哪怕我在作坊里干活，我的蝴蝶也盘绕着我，飞来飞去。”

“你是什么人？”

“我是奴隶。我属于所谓‘familia monetalis’这个阶层。”

“‘familia monetalis’是什么意思？”

就是帝国铸币厂工人的意思。”

“你铸造塞斯特齐银币？”

“不，我打造 nummi mixti。这种铸币方法在维弥纳结乌姆城中是最令人憎恶的。”

“维弥纳结乌姆城？”

“对。”

“维弥纳结乌姆城在河的哪一边？”

“在我跟你登上渡船的那边。”

“这么说，我走错了路，上错了岸。”

“你要去维弥纳结乌姆城，只能由水路回到对岸。得等到明天傍晚才有渡船来，因为我们来时乘的那条船已经给押回去了。Cras, cras, semper cras…”

“你说什么？”

“明天，明天，永远是明天，我的孩子。人生一世，总是为了‘明天’二字……至于我，我明天可不去维弥纳结乌姆城。”

“你去哪里？”

“Procurator monetae 派我出来办件事，我十二天后回去交差……”

“Procurator monetae 是什么人？”

3

于是阿耳卡契把仅剩的两把钥匙中的一把卖掉了，睡了一大觉，于次日傍晚重渡达奴维涅斯河。恐惧已经渗入到他的骨髓里，他的头上有女人的青丝在抖动。

整条渡船上仅他一人。他用两眼仔细察看了一遍，船上除了他没

有第二个人。万汇河上万籁俱静。他听到好几条巨大的鲶鱼跳到岸上去吃草，还听到他双耳在鸣响，左耳声音低哑，右耳则又尖又细，他引吭高唱，以此来驱除恐惧。眼看着就要靠岸了，他忽然察觉跟他的嗓子一起，还有一条嗓子也在无声地唱着同一支歌，那条嗓子就在他身后。他不敢回过头去看，紧张得左手已感觉不到右手的存在，突然地他大吼一声，决定抢先下手。身后那个不可名状的物体不仅没被吓住，反而暴怒地作出反击，用它的长发，像角斗士的网罩那样，将他缠住。两人都摔倒在船底，这时阿耳卡契意识到被他压住的是个女妖。

是厄姆普莎，他惊恐地想。女妖狠狠地扇了他一耳光，而他则把余下的尚存体内的男子汉的力气全都使出来，把她给占有了。事后，他一把将她推入近岸的浊水之中，自己则撒腿朝离码头不远的小酒馆跑去。

这幢由原木盖成的小屋的店堂简直就是个牲口棚。炉灶四周挤满了用木头削成的、涂上各种颜色的乳猪、兔子、鹅、公鸡和童子鸡，于是这位刚踏进店堂的顾客，一眼就看出了此店会供应给他什么吃食。

阿耳卡契刚吃下一个连壳煮的鸡蛋，忽见一个浑身湿透、沾满污泥的姑娘走进店来。她在他身旁紧靠着炉火的地方坐下，动手烘干头发。姑娘说：

“我在渡船上碰到了妖鬼。差点被他害死。他把我推到河里。”

“我知道，”阿耳卡契回答她说，“我也在渡船上碰到了个女妖。费了好大的劲才从她死死缠住我的头发中挣脱出来。她抢走了我的鱼鳞帽。而你头上此刻正戴着这顶帽子。”

她莞尔一笑，对他说：

“要当妖鬼，你的身子骨可是过于单薄了。”

他则抢白说：

“要当女妖，你这一身蛮力可是太不相称了。”

“思鬼者见鬼，”她用这话收尾，把帽子还给了他。她已返身离去，又回过头来，问他：“你这顶鱼鳞帽是打哪儿弄来的？你知道鱼

是什么吗？”

“不知道。

她又莞尔一笑，加补说：

“要是你这几天去集市的话，务必买下向你兜售的第一件东西。此后的事儿，由我来办。”

一大清早，他吃完作为早餐的葡萄酒和油橄榄之后，觉得不必急于去维弥纳佶乌姆城。他已厌倦了徒步跋涉。他想在昨晚上岸的地方呆上一阵，在大河之畔歇息一段时间。他喃喃地自言自语地说：

“何不在赤足的幽灵、樱桃树和绿叶沙沙作响的幼树林中，用未洗过的器皿抿一口月光呢。”

4

春去夏来，草地散发出的气息犹如明媚的清晨，连庄稼地也散发出明日白昼的气息。阿耳卡契动身去集市购买达尔达干酪。他还没找到出售干酪的，就有一个贩子迎上前来向他兜售一件他从未见过的工艺品。这是用整块木头削成的木人，涂有颜色，模样是个青年，两手大张，样子很奇特。

“这是什么？”阿耳卡契问小贩。

“像是把钥匙吧。”那贩子回答。

“木头钥匙？！”阿耳卡契震惊不已，仔细察看起小木人来。木人张开的双手原来是钥匙柄，而交叉的双脚则是一头——“小兽”，也就是钥匙插入锁孔的那个部位。木人身上有四个孔眼，两个手掌心中各有一个，两只交叉的脚掌中有一个，还有一个开在肋骨之间。

“这人是谁？”阿耳卡契继续追问。

“丘比特的儿子，母亲是犹太女子。”

“这把钥匙能打开什么样的锁？”

“那把锁尚未找到。不过人家告诉我，这把钥匙什么锁都能打开，可我没试过。”

阿耳卡契笑了笑，买下了钥匙。

又是一把鲐夫钥匙，他一边想，一边朝前走去，把钥匙夹在胳膊

窝里。可没隔一会儿，他便觉得往前走的不是他一人，有个人亦步亦趋地紧跟在他身后。他回头一看，只见是个姑娘，头发呈乌鸦翅膀的颜色，挽在头上，又高又大，像座神坛。她手里提着一只空鸟笼，然而笼子的一根根栅条却叮咚作响，犹如竖琴的琴弦一般。

“干什么？”他问。他觉得她身上的汗味挺熟悉，什么时候闻到过。

“不干什么。”

“那你为什么盯我的梢？”

“我可不是盯你的梢。你买下了木钥匙也就买下了我。木钥匙到哪里，我必须跟到哪里，哪怕是天涯海角，我也必须紧随它左右。我的名字叫美喀伊娜。不用害怕我，我不会伤害你的。”

阿耳卡契想起自从他把他那只猴子留在密迪安那城之后，他还没掷过一回骰子，于是决定留下姑娘，说不定能帮上什么忙，跟他一块儿掷掷骰子玩。

他把木钥匙挂在他用最后一点儿钱租下的一间小窑洞的墙上，让美喀伊娜也进了洞。此洞之深，你若把一钵水放在里边，搁上三天也干不了，人的念头在洞内也一样，怎么也忘不了。

他俩同栖一洞的最初几天，他就发现要是他和颜悦色地跟美喀伊娜讲话，她就和天仙一般漂亮；要是对她语气粗暴，她立时变丑。姑娘刚把鸟笼在窑洞门口挂好，就唱起歌来。她的歌喉没有颤音，却瞬息万变，从最轻微的声音一下子拔高到最洪亮的声音，从慢板一下子变为快板，从高音部一下子转到低音部。还有一件事也使他极为惊异，那就是她做得一手好菜，简直可以跟某个人媲美。他把这个看法告诉了她，她回答说：

“这某个人就是俄底修斯……每个女人都必须有一样菜做得特别好，这是‘她’的菜，她的看家本领，而且独此一家，别无他出。每样菜都拥有它自己的歌。譬如说吧，用葡萄酒加上茴香做浇汁的鱼子酱，你是极为爱吃的，这道菜最爱听鱼之歌。只消一听这支歌，这道菜就更加其味无穷了。”

于是她教会了他唱鱼之歌。她经常用亲吻把他吻醒，信誓旦旦地

告诉他，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夜：

“不但女人，男人也一样，每个月都有自己的夜晚。换句话说并非天天的夜晚都是你的，你自己必须从所有的夜晚中猜度出哪一个是属于你的。然后你还得悟出怎样利用这个夜晚才对：用于爱还是用于恨，用于行窃还是用于仰望星空，用于复仇还是用于睡眠治疗。你尽可随心所欲地使用你的一个夜晚，可是你要明白，每个月只有两个夜晚属于你，而你能以正确利用的只可能是其中的一个。要是你利用错了，哪怕是无意之中错了，此后也必会大病一场……”

“我干吗要花心思去猜哪个夜晚是我的？”

“很简单，以便净化自身。只有在自己的夜晚你才能净化自身。”

5

有天傍晚，他走进窑洞，只见满屋子都是乌鸦翅膀颜色的头发，连昏昏晃晃里都是，美喀伊娜跪在地上，解开来梳理的发辫好似帐篷罩在她头上，而她的双手则拢成贝壳状，伸向挂在墙上的木钥匙。

“合拢的掌心里全是被我们遗忘的字，”她还没讲完这句，他已看清了她满头青丝的真面目。她把合成贝壳状的两只手掌举到他耳旁，他听到掌心里有希腊文的字句、克尔特人的诗篇和犹太会堂的赞美诗。

他掰开她双手，看到掌心中捧着的海贝会唱歌。他滚烫的皮肤碰到了她冰冷的手指，他就再也离不开她了。

“Cras, cras, sempercras…”她喃喃自语道，央求他教她穿男装。他们相互脱下对方的衣裳，又相互给对方穿上衣裳，他给她穿上他的男装，而她给他穿上她的女装。然后他把他的两只脚搁到她双肩上，把她自己的脸伏在他肚子上。

“一旦把东西放入口中，就吉凶未卜了，”他用双唇从她两只乳头上吸出两枚状似麦粒的小小的砂粒时，情不自禁想起这句话。据此，他知道她久已不谐鱼水之欢了。他扑到她身上，美喀伊娜顿时感觉到他身躯的延长部分已插入她身子，在她心口下膨胀和喘息。他甩掉饱含橄榄油和葡萄酒的种子之后，翻身下来，仰睡着说：

“永恒而肮脏的心灵吞食着肉体。”

她的眼睛扫了一下他的身体。但见他肚子上赫然横着一大条白晃晃、滑溜溜、张开鱼腮的鳐鱼。

“心灵是什么？”他问。

“你听说过克里特岛上的迷宫吗？心灵和肉体就是迷宫，”她轻声说道，“因为迷宫是有心灵和肉体的。迷宫的众墙便是——肉体，通至中央或不通至中央的小径是——心灵。进——是生，出——是死。一旦众墙倒塌，留下的只有通至中央或不通至中央的小径……”

他俩并卧在木钥匙下，沉默无言。阿耳卡契的思想已远远离开她，神游于九霄之外。他在帕特莫斯岛海滨，同一个头发花白的小伙子洗海水浴。

“你就是渡船上的那个女妖！”他忽然说道。“据说，你们妖魔鬼怪能梦见未来。未来是什么？”

Cras, cras, semper cras,”他听到她这样回答。

他穷追不舍地问她，怎样才能得知梦的启示，怎样才能预见未来，可是美喀伊娜不肯详谈。她的回答十分简短，而且不知所以，比如：“你去听听我鸟笼里的声音吧。”

阿耳卡契觉得好笑，因为笼子里空空如也。然而从笼子里的确时不时传出哀号声，或者杂有铮铮作响的金属声的笑声，或者交欢时的呻吟声，或者风声，或者涛声。然而所有这些声音都没有回答他关于未来的问题。临了，美喀伊娜终于说出下面一席话：

“在每一个梦的梦底，都非常非常深地深藏着做梦人的死亡。因此深沉的梦，我们一醒过来，就忘得一干二净，这是因为人的过去与未来都活于神秘之中。两者一离开神秘，无论如何都会死亡。我们的未来，是我们所不解的异邦语言。未来乃是有待我们去开拓的广袤的大陆。也许，未来就像是大西洲。那边不流通我们的货币。连我们的观念也毫无价值。每当我们笑或者哭时，我们便呈现在未来面前。而在其他情况下，未来就不认识我们了……记住我这句话：倘若我看到未来，决不等于说，我会构筑这个未来！我讲给你听一个秘密，未来之可憎丝毫不亚于过去，虽说我同未来过从甚密，我可并不老是站在

它一边的……《圣经》上说：‘只有地与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忿忿的下到你们那里去了。’”

“如此说来，今晚是你的夜晚？”阿耳卡契猜中了，立刻不再去听美喀伊娜讲的话。

6

第二天，他取出骰子来玩。美喀伊娜一次也没猜出多少点，没有赢过一局。为了安慰她，他馈赠给她一个大项圈，他把所有钥匙最漂亮的一把挂在项圈上。她把项圈戴到脖子上，动手做起女红来。

她边做针线活边教诲他说：

“倘若你想预知未来，你就不要先去看你做的男人梦。谁想获得开启未来的钥匙，就必须学会既能看到女人梦，也能看到男人梦。而且还要把这两种梦区别开来。”

“女人的梦是怎么样的？”

“我原以为这种事不会引起你的兴趣。你的行当是——制作和打造钥匙或者硬币，这两件东西的生命是可以持续到明天或者新帝登基的。我这就来教会你别的本领。未来，你必须自己去预见。为了未卜先知，不必往眼睛里擦土茴香、芹菜等等蔬菜的毒汁。明天会是什么样子，你可以通过别人的梦来看到。”“*Cras, cras, sempercras,*”他重复说。

“别人的梦也罢，别人的未来也罢，都是可以盗走的。我这就来教你怎么窃取别人的梦。只要你愿意，也可以把我的梦偷走。盗梦必须趁患病的时候，最好是行窃者和被窃者都在生病。你坐到睡者身旁，等他酣然入睡，立刻吻他双唇，把吻连同他刚做到一半的梦，像狐狸叼走母鸡那样，抓过来就走。盗来的梦被我统通关在鸟笼里。什么时候我心情好，就把这些个梦像鸟一样放出笼去，让它们四散离去。鸟笼里既有男人的梦，也有女人的梦。你可以清清楚楚地听见他们在……可你的梦，我不把它们关进笼子。我把它们珍藏在海贝里……”“你在缝些什么？”阿耳卡契冷不丁问。地上铺满了五颜六色的衣服，肥大得出奇。有用红羊毛缝制的披风，有湿桂皮色的裙子；有

嫩青苔色的衣服，还有烧烫了的蛋白石色或者冷却了的血液色的各种服饰。裙子显然不是供美喀伊娜自己穿的，因为尺寸非常之大。

“这都是给我们的家穿戴的，”她解释说。“我想给我们的家缝制最名贵、最豪华的服饰……我知道，你很快就会撂下我走掉。趁你眼下还在这儿，把我们的家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比谁家都强……”

她目不转睛地凝视着他，她感觉到由于她的目光，由于她双腿的动作，由于她头发的芳香，他体内的种子在苏醒在增多。后来，她感觉到了他的种子怎样在她体内沸腾，好让她怀上一个女性胎儿。他责怪她说：

“一定要把碟里的食物吃尽，这会叫我们变成穷光蛋的！”

“我还巴不得穷呢。”她回答。

阿耳卡契朝美喀伊娜脖子上那个挂有钥匙的项圈睨了一眼。青铜发黑了。

“你怎么啦，病了？”他带着急切的语气问。

“你难道没有看出来？接连两个夜里，我都梦见有样东西打我枕头旁晃过，你梦见什么？”

“我这几天睡觉睡得很死。”

她微微一笑，动手梳头发。

当她在那里编辫子并把辫子盘在头上的时候，他靠了一把锥子和一小块炭，在一块陶制的破瓦片上画下了她的头像。肖像上她的头发被头盔紧紧地箍着。

“阿耳卡契，我不爱你”，她手里摆弄着橄榄枝说到，“我爱另外一个人。”

“那人是谁？”

“我不清楚。我还没见到过他。只是听到过他的声音。他在你的梦中用一种古怪的声音呼喊，那声音不是你的，那声音叫我胆战心惊。几天前的夜里，我跟你正在做爱，忽然响起了这人的声音。一到夜里，他就从你的肉体里呼唤我上他那儿去。我爱的是他，而不是你。但是你如果同我分手，你就会失去你自己，比失去我还要快。”

作为回答，阿耳卡契把那块碎瓦片翻过来，画了一幅她的全身

像，她手里拿着根橄榄枝。

她郁郁寡欢。他发觉后，便把她抱在膝上，给她讲硬币的知识解闷。他拿起块银币，上边镌有一头狮子，他说，这表明这种钱在弗拉维王朝第四军团驻屯的辛古杜努姆城一带流通。他讲给她听，硬币上哪里标有铸造此币的年代，从哪儿可以看出铸造地和由哪个铸币厂发行——是 Siscia，Stobi，还是 Viminacium。

美喀伊娜仔细看着刻在一枚铜币上的公牛——这是克劳狄王朝第七军团货币的标志，——深深地思考起来，她想道：狮子是太阳神的居所，而公牛则是维纳斯的住处，她渐渐地沉入梦乡。

阿耳卡契等到美喀伊娜的整整一群奔驰的梦还没来得及折回西方归巢，连忙用一个吻夺走了她未及做完的一个梦。她醒来时脸上挂满了泪水，然而他已经把虏获物盗走，这下子他把一切都看明白了。

美喀伊娜的梦境是两根古怪的线，当当有声地浮游于空中。后来飞来了一只小箱子。小箱子自动开启，于是阿耳卡契看到箱子内盖上印有一排排金字和数字，然而他不识这些字。

翌日凌晨，美喀伊娜问他在她梦中都看到了些什么。这个梦与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告诉她的就是这些。此后，他打开鸟笼，放走了所有的梦，也放走了她的梦。

7

秋天刚到，阿耳卡契便发话说：

“过去，我们的生活在忙碌中度过，因而对我们来说时光的流逝是缓慢的，这是因为我们超越了时光。现在我们的生活在悠闲中度过，于是我们的时光流逝得越来越快……美喀伊娜，咱俩游手好闲得够了！收拾行装，明天咱们就会维弥纳佑乌姆城。”

他打墙上取下木钥匙，拿到集市上去卖了。回到家门口，发现美喀伊娜为他俩的家所缝制的衣服都已穿在他俩小小的窑洞上。他喊她，没有人回答。阿耳卡契扯下这些衣服，走进屋里，屋内空无一人，却见那个挂有钥匙的项圈撂在床上。阿耳卡契晓得大事不好，拔腿就往集市跑去，可是他没找到那个买下木钥匙的人。